



椰林曲

陳殘云 李英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06259

865
7511

椰 林 曲

陈 残 云 李 英 敏 著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 9 5 6 • 北 京

椰 林 曲

陈 姚 云 著
李 英 敏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宣武门17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脚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 张 $3\frac{1}{8}$ • 字数63,000

1956年9月第1版

195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 500 定价(7) 1.28元

统一书号: 10361·1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剧本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坚持海南岛敌后斗争。为了和大陆我军建立联系，派了工作人员在渔民的帮助下，冒险渡海，冲破敌人的封锁，护送由延安派赴海南岛的重要人员和重要通讯器材，终于建立了与当时革命指挥部门——延安的电讯联系。剧本通过紧张曲折的情节，真实地描写了我军依靠海南岛人民，坚持敌后斗争的革命历史的一个片断，表现了渔民陈二公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精神，同时刻画了一对机智英勇的革命渔民青年男女张凌和林秀梅的形象。

统一书号: 10061·1

定 价: 0.28 元

第一章

琼州海峡。

铅灰色的云块遮住阳光，强劲的东北风狂吹着，碧蓝的海面激起白浪。

从雷州半岛向南遙望，隱約的望見海南島的羣山和海岸。山峯上，披着淡淡的輕烟一样的薄霧。

朝前看，靠近海南島的海面上，停泊着一列扯上紅膏藥旗的日本軍艦，在軍艦的距離之間，裝着機槍的巡邏艇竄來竄去。天空上，一架零式的日本戰鬥機，在低空盤旋。

一顆太平洋上的祖國的珍珠，秀丽如画的海南島，正遭受着日本軍閥殘酷的蹂躪。椰林環抱的海灣，紅磚白瓦的城鎮，一望無際的沃野，綠得發黑的樹林——椰子樹、檳榔樹、香蕉林、橡膠林——冒出被敵人殘害的烽烟。

海灣、城鎮、鄉村，處處是敵人的灰色的碉堡。公路上，露出丑惡的紅膏藥旗，獸性的日軍隊伍在橫冲直撞的進軍。

蜿蜒曲折的山間公路，兩側是起伏不平的丘陵，远处

是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嶺。

丘陵上長着茂密的灌木林，山崗上，突出的長着二三棵熱帶特有的大榕樹和稀稀落落的椰子樹、棕櫚樹。

一座陡險的小山崗，從低窪處伸上去的公路的斜坡上，一輛日本軍車被击中起火，另一輛軍車歪倒在路旁，車旁邊，躺着十多個日本兵的屍體和拋掉的鋼帽、子彈盒、鞋子……

槍聲還在激烈的響着。倒在路旁的軍車後面，伏着四五個日本兵，一個日本軍曹指揮着輕機槍向山林掃射，山林里回應了一頓猛烈的槍聲。

在這車子附近的小高地上，伏着三個手提駁殼槍的游擊隊戰士。伏在最前頭的是短槍班長張陵，他的年紀只有二十二歲，方形的臉頰上突出飽滿的前額，瞪着一雙明亮的容易生氣的眼睛。

他打了一個手勢，兩個戰士跟着向前爬行了幾步，小樹林的幌動立刻招來一陣密集的機槍彈，被打斷的樹杈子落在他的面前，他輕輕罵了一句：“他媽的”，然後摘下一顆手榴彈，正準備揭開保險蓋的時候，一隻大手把他的手腕抓住，他回頭瞧一瞧，驚喜的喊道：“大隊長！”

出現在他身旁的大隊長叫譚真，年紀三十二歲，身軀矮小，壯健而結實，黝黑的臉，閃着一雙發亮的眼睛。跟在他後面的是七八個長槍班的戰士。他盯着張陵，嚴厲的說：“誰叫你放手榴彈？”

張陵低着頭，不敢吭氣。

“來！你帶領短槍班抄過去，把鬼子屁股狠狠的揍一頓。”譚真拍拍張陵的肩膀囑咐道。“可要注意，別把汽

車頭打壞了！”

“為什麼？”張陵奇怪的問。

“去吧！”譚真揮揮手，不正面回答。“我掩護你們。”

張陵不再追問，帶着短槍班向山崗上移動。

譚真指揮長槍班向敵人射擊，車底下的鬼子發現火力，集中向譚真方向射擊。

張陵和戰士們越過公路。

譚真陣地前，煙火瀰漫，他繼續指揮戰士猛烈射擊。

張陵他們已抄到鬼子后面的小高地上。

譚真和戰士們的子彈打光了，槍聲稀稀落落。

譚真急得滿頭大汗。他看到身邊堆着許多石塊，立刻抓住石塊，向鬼子擲去，戰士們跟着也把石塊擲出去，鬼子火力又被吸住。

張陵他們沖下公路，向鬼子撲去。

鬼子軍曹回頭望見張陵，趕快拉着機槍手調轉機槍向張陵射擊，張陵開槍射倒敵機槍手。

鬼子軍曹急忙奪過機槍，撒腿就跑，張陵追下去。張陵追近了鬼子，正待開槍，發現槍里沒有子彈。正想摘下榴彈，鬼子像耗子一樣向森林中逃去。

公路上，在打毀的汽車周圍，戰士們正在清理戰場。

張陵興沖沖的割着汽車的膠輪，高聲叫：“這回老子有膠鞋穿啦。”

一個戰士玩笑的說：“叫你老婆給我縫一双！”

“做夢！”張陵粗聲說。

譚真站在汽車頭旁邊，高聲叫：“張陵，你來。”

張陵跑過來，奇怪的看着譚真和戰士們拆卸電池瓶。

“這寶貝差點兒給你的手榴彈打壞了。”譚真指着電池瓶滿意的說。

“要這個臟東西干啥？”張陵有點摸不着頭腦。

“用處大呢！”譚真嚴肅的說：“現在我交給你，你要保證送到人隊部去。”

二

一座數十戶人家的山村，海桐林緊緊圍繞着村莊。

村莊前面，是一座古老祠堂，一棵巨大的樟樹長在祠堂的面前。樟樹下，戰士們三三五五躺着坐着休息，一片戰後的喧鬧聲。

祠堂里面，一張破旧的八仙桌上擺着一副殘破不堪的收音機和電瓶。一個戴黑邊老花眼鏡的中年人，小心翼翼的联接着電綫，撥弄着波長，側耳傾听着音響。

桌子周圍站着七八個穿便衣挂着手槍的指揮員，他們怀着期待的心情，定神的注視着那個中年人，特別是譚真，他比誰都焦急，不時動手弄這弄那。

人們的心情越來越焦急，中年人把收音機一推，失望的搖搖頭，站起來。

“怎樣？”譚真不安的問道。

“不行！”中年人說。

“是電瓶不行嗎？”譚真睜着希望的眼睛。

“電瓶不行，收音機也不行，真空管全是壞的。”中年人不斷的抓頭。

大伙楞了半晌。

一位大腦袋的指揮員小心說：“耐心点，再檢查一下，再……”

“我干这一行整整二十年啦，一副收音机还对付不了？”中年人不耐烦的說。“要是电台，你們要打电报給党中央、毛主席，不乱吹，我全办到……”

譚真和那位大腦袋的指揮員頻頻的对中华人劝慰。

“算了吧！沒有收音机还不是一样打仗！”一个矮胖的指揮員大声的說。

“不……”譚真想說什么。

矮个子自豪的补充道：“十几年来老子什么都見過，还希罕这些鬼子！”

“老陈，不是那么簡單吧。”譚真沉思半晌，說，“現在的敌人和过去的敌人不同，不能閉着眼睛打仗！”

“对，”那大腦袋的指揮員插嘴道，“延安就是我們的眼睛。”

“上級要我們搞收音机搞电瓶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还不是为了改变这种孤懸海外的現狀！”譚真深深的吸了一口烟，激动的說。“我日想夜想，那怕是听到延安一点声音，也会增加我們的战斗力量。这一次算是失败了，但我們的希望决不会落空的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一个背着駝壳槍的小通訊員走進來，向譚真敬礼說：

“譚大隊長，党委請你去。”

三

山陵起伏的鄉村中，一家庭人家的客廳上。

屏風上挂着一幅海南島的戰爭形勢圖，祖國大陸的雷州半島和海南島遙遙相對。這裡，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從海南島的北部，有好幾支紅色的箭頭指向雷州半島。

在左面牆壁上，也挂着一幅全國抗戰形勢圖，用大紅五角星標志着的延安，有無數根紅綫通往各地，其中一根紅綫直通到海南島。

譚真平靜的站立着，滿有興趣的瞧着地圖。

靠近桌子旁邊，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粗壯的中年人，他那古銅色的寬闊的面孔，明亮逼人的眼光，使人從他的身上感到力量，這就是黨委書記洪飛。

“老譚，”洪飛卷着紙烟，熱情的對譚真說，“看出什麼道理？”

譚真天真的說：“看出了。”

“看出什麼？”洪飛故意問。

譚真用手指着從延安通向海南島的紅綫，笑道：“和黨中央密切聯系，這是我們的希望——”

“不僅僅是希望，”洪飛莊重的說，“現在我們要實現它！”

“要實現它？”譚真奇異的問。

“是的，道理你已很清楚了，現在黨委派你去辦這件事！”洪飛態度很嚴肅，“到雷州半島去，護送黨中央派來的電台和技術人員。”

“啊！”譚真驚喜的叫起來。

“有了电台，有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，任何敌人都封锁不了我们。”洪飞说着，站了起来，在厅上踱来踱去。

“但这任务并不简单，你有信心完成吗？”

谭真走近洪飞，激动而自负的：“我是老党员，又是老海员，会没信心？”

“老谭，你真痛快！”洪飞赞叹一下，才又语重心长的，“我们派了两批人去都失败了，这回得更加小心谨慎，不能再失败呀。”

“不会失败的，”谭真信心十足。接着，他默然想了半晌，说：“到椰湾去想办法。”

“椰湾——”洪飞想了一想，很有感触的，“对，这是我们的老地区，群众基础好，敌人来了才不过半年，对这偏僻的海湾摸不到底。”

“而且有我们可靠的老房东——”谭真昂起头。

“林媽——是吗？”洪飞微微一笑，谭真点头。洪飞接着又说：“何止是老房东？她的丈夫林海，是我们大革命时候的老战友，你不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，”谭真说，“后来渡海牺牲了。”

“也许没有牺牲，”洪飞带着怀念的神情，“这位勇敢果断的老同志，如果不死，对我们的事业将有重要意义。”

谭真说：“他留下一个好女儿，进了党啦。”

洪飞突然记起，怡然说：“就是那脸上有一颗小黑痣的俏皮的小姑娘阿梅？”

“是呀，长大了，”谭真笑起来，“我们队伍里那大胆的小伙子张陵，是她新婚不久的爱人。”

“啊！好一个革命家庭”洪飛贊嘆着。“那就讓張陵做你的助手，一起去吧。”

譚真很高兴：“我正想向你說。”

“好吧。”洪飛点头答应。接着用充滿感情的腔調說：“見到林媽，請代我問候她。”

第二章

四

椰灣。

陽光淡照的清晨，涼快的海風輕輕吹着，海面上湧起微波，輕輕的飄到沙灘上，發出沙沙的响声。

海堤上是綠絨一般的青草，紅色的黃色的野花，鮮艷的突露在草地上，几株椰子樹筆直的挺立在碧空中。

从海堤上望出去，丁形的海灣就像一個蛾眉月，右边伸延到老远的地方，隱約可見高聳的石山海岸，美麗的漁村、整齊的椰林；左边是一條伸出海外的土龍，黃色的沙岸和密麻的檳榔林，土龍的尖端，矗立着一座灰色的碉堡，上面飄着一面紅膏藥旗。

出了海灣，便是琼州海峽。海面上風平浪靜，远远望過去是水天一色。

太陽慢慢升高了。

三四条小艇沿着檳榔林邊划行，艇上都是一些青年男女，人們一看就知道，他們出海經過一夜的辛勞，而今正要回村，他們一面划着一面談着。划在最前頭的是林秀梅，今年才二十歲，圓潤的臉頰上，鑲着一雙又黑又圓的

眼睛，嘴角下面那顆小黑痣，似乎使她的面容增添了秀气。她的丰满結实的身材，裹着緊身的臂膀全露的小衣，她高高的卷着褲管，半截大腿裸露在陽光中，她是那么健康而美丽，充滿着海濱姑娘特有的生命的热力。

微風吹乱了她的短短的头髮，她常常不耐煩的用手去撥理自己的头髮。

有低微的歌声。秀梅回头一望，望見坐在她后面的旺嫂——这三十左右的年青而健壯的寡妇，像有什么感触似的，嘔了一口气。秀梅問：

“旺嫂，你想什么？”

旺嫂抬起頭，害怕被別人發覺自己的心事似的：

“沒想什么。”

秀梅知道她又是在怀念自己死去的丈夫，但她不想触动旺嫂的心思，故意說：“像我，什么都不想。”

歌声越来越响：

小河水淺泊小艇，

大海水深泊大船，

丑媳妇，对丑漢，

俏姑娘，配俊郎，

.....

这歌声来自后面小艇。十二歲的頑皮小鬼小獅子，張着喉嚨在唱，鑲着金牙的黑小子梁大根，和三四个青年，低低的用鼻腔跟着小狗的拍和着。

旺嫂听得不舒服，啐了小獅子一口：

“飯都沒得吃，还这样快活！”

歌声被打断。

“不快活又怎样，整天哭嗎？”梁大根乐观的笑着，重重的頂了一句，然后用力的搖着槳，追趕上來。

旺嫂把放在艇里的一簍螃蟹舉起來，嘆口气說：“你們看，这么多的螃蟹，就怕撿不到兩升米。”

“旺嫂，別难过，”秀梅轉面劝慰說，“只要我們的人打得好，日子会好起來的。”

“对呀！只要我們張陵大哥帶隊伍回家，好日子就來了。”梁大根把艇靠近，帶着一種似正經又似取笑的口吻說。

秀梅乘着梁大根忘形的笑，悄悄的用一根棍子敲一敲梁大根的腦袋，梁大根摸着后腦吱啲的叫，引得旺嫂也笑起來。

艇上的人們鬨笑起來，小獅子捧着肚子，咕咕的大笑着，不提防艇面一側，小獅子一骨碌翻下海去。

人們笑得越發得意。

小獅子原來很會游水，这时候，因为笑得忘形，一跌下水就灌了半肚子水。当人們管着大笑时，他却半浮半沉的掙扎着。秀梅看見不妙，立刻跳下水去。

人們的笑声停止了，秀梅游過去把狗仔抱起。

秀梅抱狗仔游近艇旁，旺嫂一手把她拖起。狗仔瞪着小眼睛，想哭似的呆坐着。

秀梅爬上艇，像責罵又像安慰的：“調皮鬼，不淹死你才怪。”

梁大根笑說：“這小家伙，拋到海中心都淹他不死！”

这时候，迎面來了一只小艇，艇上，一个三十开外的

中年人，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衣服，气呼呼的搖着槳。

“林純大哥！”秀梅搖槳迎上去。

林純伸开兩手截住大伙，气喘喘的說：“快隱蔽，潘雨三在村里。”

一剎那間，几只小艇調过头來，朝着濃密的檣欉林鑽了進去，海面上一片寧靜。

五

椰林环抱的龍海村。穿过椰林可以望見紅牆白瓦的房子，虽然在战争的气氛下，絲毫沒有減弱它的美丽。

几响尖厉的步槍声。

从椰林的一角出現十多个敌伪軍，腦袋光禿了的潘雨三，領着头大搖大擺的闖進村。

只有十多戶人家的龍海村，立时翻騰起來，捉鷄打狗声、家具門戶被砸碎声、大人的叫声和小孩子的哭声……混成一片。

在一塊長着小草的小場地上，这是忠厚誠朴的老人家陈二公家的門前，潘雨三握着木棍，像要敲打什么人似的，指着陈二公狂呼：

“你是村長，你干什么的？良民証没人去領，出海打魚不报告皇軍。”

陈二公，这个飽經世故的老人，他毫無表情的呆立着，默默的盯視着潘雨三。半晌，潘雨三質問道：“你是啞巴嗎？”

陈二公冷冷的說：“人家不报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下次有人出海不报告，你負責。”潘雨三命令